

萤火虫之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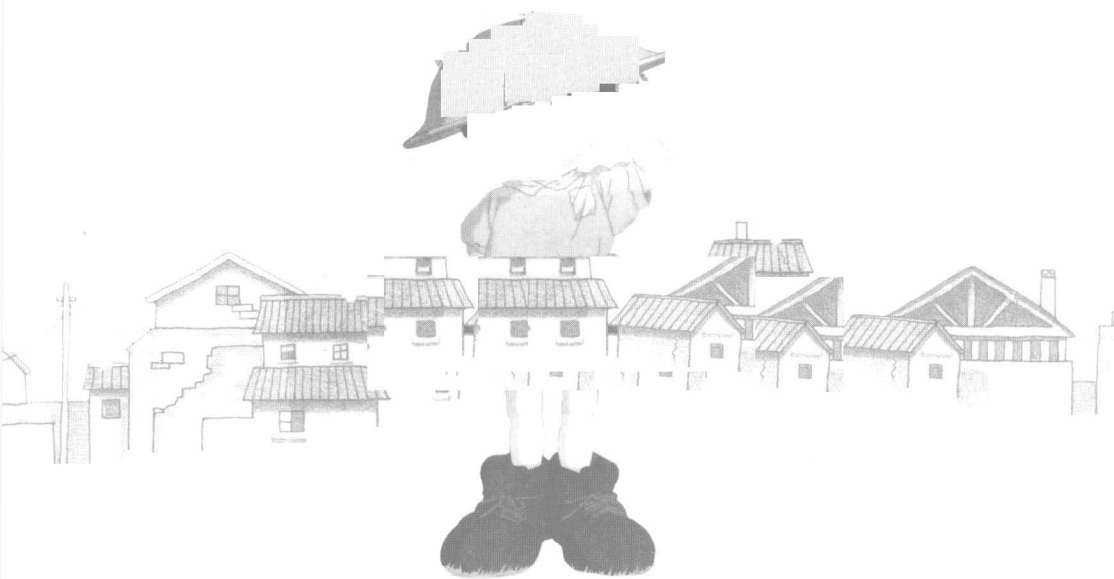
〔日〕野坂昭如 著 施小炜 译



南海出版公司

萤火虫之墓

〔日〕野坂昭如
施小炜译 著



南海出版公司
2009·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萤火虫之墓 / [日] 野坂昭如著; 施小炜译.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9.2

ISBN 978-7-5442-4420-6

I. 萤… II. ①野…②施… III. 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日
本 - 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1186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08-252

AMERIKA HIJIKI / HOTARU NO HAKA

by NOSAKA Akiyuki

Copyright © 1968 NOSAKA Akiyuki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YINGHUOCHONG ZHI M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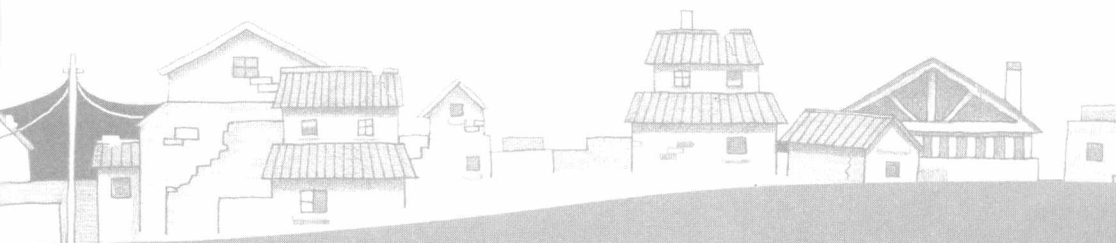
萤火虫之墓

作 者	[日] 野坂昭如
译 者	施小炜
责任编辑	余 晋
特邀编辑	张 苓
装帧设计	新经典工作室·金 山
内文制作	李艳芝
丛书策划	新经典文化 www.readinglife.com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66568511
社 址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邮箱	nanhaicbgs@yahoo.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印 张	8
字 数	150 千
开 本	890 毫米 × 1280 毫米 1/32
版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4420-6
定 价	22.0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录

萤火虫之墓	1
美国羊栖菜	39
焦土层	95
育死婴	125
探戈舞曲	157
可怜的孩子	203



萤火虫之墓





清太蜷曲着后背，靠在省线^①三宫站内海滨一侧那马赛克剥落殆尽、水泥裸露无遗的柱子上，屁股贴紧地面，两脚笔直地戳向前去。尽管饱受阳光灼晒，且近一个月不曾洗过澡，然而枯瘦的面颊却一味地沉陷入苍白。到了夜间，他便眺望那个大概是因为心情亢奋，宛如山贼般焚烧篝火、高声骂娘的莽汉的剪影；早晨则茫然睥睨着络绎不绝走过身畔的学生们的脚丫子大军：穿土黄色校服、背白色包袱的是神户一中的，背双肩书包的则是市立中学的；县一、亲和、松荫、山手等女校学生则着清一色的扎脚裤，上身是水手服，其区别全看衣领形状。不曾留神者则罢，那些偶然垂目或察觉到异臭的人，便会忙不迭地纵身跃开，避让清太。而清太连爬到近在咫尺的厕所的力气，都已然没有了。

^①省线，即铁道省经营的铁路。



仿佛是将这三尺见方的粗柱子当作了亲娘一般，每一根柱子前都坐着一个流浪儿。他们聚集到车站来，不知是因为此处乃是唯一许可他们进入的场所，抑或是出于对总群集于此的人的依恋，还是由于这里有水可喝或有人心血来潮会施舍。

进入九月份之后，三宫高架铁道桥下的黑市随即宣告开张。首先是有人将砂糖融化在开水中，装在汽油桶里，一杯卖五毛钱。然后，商品除蒸山芋、芋头粉团子、饭团子、大福团子、炒饭、年糕红豆汤、馒头、乌冬面、天妇罗盖浇饭、咖喱饭，又增加了蛋糕、大米、麦子、砂糖、天妇罗、牛肉、牛奶、罐头、鱼、烧酒、威士忌、梨子、酸橙，甚至高统胶靴、自行车内胎、火柴、香烟、胶底连袜五趾布鞋、尿片、套子、军用毛毯、军靴、军服、半长靴，应有尽有。刚刚有人将今天早晨老婆塞进包里的麦饭连同铝制饭盒一道掏出来，叫道：“哎，十块钱啦，哎，十块钱啦。”便见另一人单手将穿旧了的短靴挑在手指上喊：“二十块钱咋样，二十块啦。”

清太为食物的香味吸引，心中困惑不已。此前他把在防空壕的积水中浸泡得颜色退尽的长和服衬衣、衣带、和服衬领、丝质腰带等妈妈遗留下来的衣物，卖给摊开一张草席便算开店营业的旧衣贩子，好歹吃上了半个月。继而人造棉的中学校服、绑腿、鞋子都逐一消失了踪影。总不能连裤子也卖掉吧。犹豫不决之间，清太已养成了在车站过夜的习惯。

一副从战时疏散地来的学生仔模样的少年，将头巾规规矩矩地叠好，挂在帆布袋上，肩上的背囊如同挂满彩旗的军舰一般吊着饭盒水壶钢盔，他们及其家人既然已经抵达目的地，便将一颗



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如释重负般把串成条的蒸糠团子抛了过来，那些大约是预备在火车上应急的。也有复员士兵出于同情，家有年龄相仿的孙子的老奶奶出于怜悯，人人都像供佛似的在稍远处悄悄放下吃剩的面包或是一把炒豆子，像清太这样的流浪儿便满怀感激地收下。有时清太会遭站员驱逐，不想立在检票口站岗的宪兵反而挥掌将站员击退，回护清太。唯有水，是要多少有多少，于是清太便在这里落地生根，半个月之后，就瘫痪于此了。

严重的腹泻经久不愈，清太在柱子与站台的厕所之间疲于奔命。一旦蹲下去，起身时两腿便会颤抖不已。用身体抵住把手脱落的门扉站起来，走路时则要用一只手扶着墙壁。如此一来，便好似瘪掉的气球，无须多久就后背靠在柱子上，一动也不动了，连腰板都直不起来。但腹泻却毫不留情，照样来袭，眼见着屁股周围的裤子染成了黄色。狼狈的清太羞愧无比，满心想逃开去，身子却动弹不得，只好用手将地上稀疏的沙粒和尘土刮拢过来，糊在裤子上，试图将颜色遮住。然而手臂所及的范围可想而知，或许旁人见了，还以为是饿得精神错乱的流浪儿在玩弄自己的粪便。

甚至已经没有了饥饿，没有了焦渴，沉重的脑袋垂下来，抵在胸前。

“哇，脏死了！”

“已经死掉了吧？”

“美军马上就要来啦，奇耻大辱啊，让这种人待在车站里。”

唯一一双耳朵依然还活着，分辨得出各色各样的声音：穿过站内的木屐声，驶过头顶的列车的轰隆声，突然开始奔跑的脚步声，幼儿呼唤“妈妈”的叫喊声，就在近旁唧唧喳喳的男人的声



音，站员将铁桶粗暴地摔在地面上的响声。

突然安静下来，已然是夜间了。“今天是几号？”几号？究竟过去了多少天？待到回过神来，眼前是一片水泥地，自己依旧保持着坐时的姿势，蜷曲着横倒在地面上——此前竟丝毫不曾意识到这些。清太紧紧地盯着地上随着他微弱的呼吸抖动的灰尘，心里想：到底是几号呢？到底是几号呀？清太就这样一心惦记着此事，停止了呼吸。

《战时孤儿保护对策纲要》获得批准的第二天，即昭和二十年（1945）九月二十一日深夜，站员战战兢兢地检查着清太那爬满虱子的衣服，在腰围子里找到一个小水果糖罐。站员想把那盖子打开，可大概是锈死了，盖子纹丝不动。

“这是个啥玩意？”

“甭管是啥玩意，扔掉不就得啦。”

“这边这小子，眼看就要不行了，眼睛却睁得跟铜铃一样，可不好办咧。”

其中一人俯身注视着清太尸体旁边一个更年幼的流浪儿说。那孩子脸朝下，连草席都没盖一张，放在清太尸体边上，等待区政府派人来领走。水果糖罐似乎不便处理，摇了—摇，发出咣啷咣啷的声响。站员轻轻一挥手，把它扔进了站前黑暗之中业已杂草丛生的焦土上，落下去时，那盖子摔开了，白色的粉末抛洒出来，还掉下来三块小小的骨头碎片。栖宿在草丛中的二三十只萤火虫受到惊吓，闪烁着慌慌张张地飞来飞去，未几，重又平静下来。



白色骨头是清太的妹妹节子的。八月二十二日，她死于西宫满池谷的防空坑道中，死因被判为急性肠炎。其实她虽年已四岁，却连腿和腰都挺不直，仿佛睡熟一般死去了——跟她的哥哥一样，应该是营养失调导致衰弱而死。

六月五日，神户遭到三百五十架B29轰炸机的轰炸，葺合、生田、滩、须磨以及东神户五区悉数被夷为平地。中学三年级^①学生清太被动员参加劳动，到神户钢厂去干活。这一天是节电日，清太正在御影海滨附近的家中待命，听见防空警报大作，便将陶瓷火盆埋进了后院种满西红柿茄子黄瓜等菜的自家菜园中挖好的坑里，按照早就想好的步骤将厨房里的大米、鸡蛋、大豆、干鲑鱼花、黄油、鲑鱼干、梅子干、糖精、干鸡蛋粉放进去，覆盖上泥土，然后代替生病的妈妈背上节子。爸爸是海军大尉，登上巡洋舰出海后便音信杳然。清太把他那身穿第一种正装^②的照片从相框中取出来，贴胸放好。

经过三月十七日和五月十一日连续两次空袭，清太明白，光凭妇道人家拖儿带女去扑灭燃烧弹全无可能，而家中地板下面挖掘的防空洞也丝毫不起作用。于是他先将妈妈送到了由社区居委会设置的、位于消防署后面的水泥防空壕里去避难。刚开始动手把衣橱中爸爸的便服往背囊里塞，外面已传来防空监视哨叮叮咣

^①中学三年级，日本明治时期至昭和前期，实行旧制中学教育。中学学制五年，相当于现在的初中和高中教育阶段。

^②第一种正装，日本的军装分正装与礼装，并细分为一、二、三种。第一种正装即藏青色的夹克式军装。



咣的钟声，闹成一片。还没来得及逃出家门，四周便响起了炸弹落下的呼啸声。第一波猛烈的轰炸过去，清太产生了错觉，以为寂静突然造访，但随即听见 B29 轰轰隆隆的轰鸣声连续不断，仿佛泰山压顶。仰脸望去，刚才还似有似无的小点转瞬之间便拖曳着滚滚的飞机云，向东飞去。五天前，大阪遭到轰炸时，清太是在工厂的防空壕中眺望那穿越云团飞过大阪湾上空的鱼群般的飞机，而这次它们却在仿佛伸手可及的低空飞行，甚至连机体下部描画着的粗大线条都历历可见。飞机从海面朝着山区飞行，冷不丁将机身倾侧，消失在了西边。呼啸声再度响起时，空气仿佛突然凝固了一般，身体则似乎被捆绑住了，僵立在原地。此时，一颗直径五厘米、长六十厘米的蓝色燃烧弹，哗啦哗啦从屋顶上滚落下来，像尺蠖一样在马路上蹦来跳去撒布油脂。

清太慌张张跳进家门，但家中已经缓缓地冒出了黑烟，他只得再度跑到外面。然而外边却宛如什么事都不曾发生过一般，空无一人。前边人家的墙上斜靠着灭火掸子和云梯。清太心想，还是先到妈妈藏身的防空壕去看看，于是耸肩将背上的节子往上托了一托，迈步就走。街角那户人家二楼的窗口黑烟喷涌而出，紧接着，就像事先约好了一般，刚才还在屋顶天棚上干冒烟的燃烧弹，一齐燃烧了起来。院子里的树木噼啪噼啪地爆裂，火舌顺着屋檐延伸开去，木头护窗一面燃烧一面往下坠落。眼前变得漆黑，转眼之间，大气被烧得发烫。清太仿佛被人猛推了一把，拔足便奔。按照事先定好的计划，应当逃往石屋川的堤坝上去，于是他沿着阪神电车的高架往东跑。

逃难的人群混乱拥挤，有人拖着大板车，汉子扛着铺盖卷，老



婆婆尖着嗓子高声呼叫。清太急不可耐地向着海边奔去。其间不时有火星飞溅来，炸弹呼啸声四起，用酒桶做的、可盛三十石水的消防储水桶被炸坏了，水流遍地。有人试图用担架搬运病人。正奇怪某一处居然一人也无，却见隔着一条街竟有人将榻榻米也搬了出来，像在大扫除。穿过了旧国道，清太沿着狭窄的小路不停地奔跑。大概人都逃光了，在一个人影也无的街市尽头，是司空见惯的滩五乡那黑色的酒窖。倘是夏日的话，潮水的气息便会四处飘溢，酒窖与酒窖之间五尺宽的空处，会呈露出辉映在夏日阳光下的沙滩和高得出人意外的碧蓝的海，然而此时此刻，哪里还顾得上这些。

虽然逃到了海岸上，却发现连防空壕也没有一个。清太仅仅是因为想逃离火海，才条件反射式地逃往有水的地方。想法相同的逃难者们，缩身躲在约五十米宽的沙滩上，靠着渔船或卷扬渔网的轱辘的阴影处。清太走向西面。昭和十三年的大水灾以后，石屋川变成了两层的河床，他在上面一层随处可见的坑洼里藏下身来。尽管无遮无盖，但躲进了坑洼里，便觉得胆壮。坐下来之后，只觉得心脏狂跳不已，喉咙焦渴，他解开背带，打算将一路上顾不得回头照看的节子轻放下来，可仅仅这么一下，膝盖就哆嗦个不停，差不多要瘫倒。然而节子却一声也不哭，头戴小小的白花纹防空头巾，上着白色衬衣，下穿与头巾花纹相同的扎脚裤、红色法兰绒袜子，平素最为心爱的黑漆木屐只剩下了一只，两只手紧紧地抱着布偶人和妈妈那又旧又大的钱包。飘来一股火药味，随风传来的还有听上去仿佛近在眼前的火场的喧响，以及远远地移向了西边、有如阵雨般的炸弹呼啸声。



兄妹俩害怕地紧紧依偎。清太突然想起防空袋中还有吃的。昨晚妈妈觉得粮食再储存下去已经没有意义，因此烧了一锅白米干饭，剩下的今天早上又加进了大豆和糙米，做成黑白参半的便当。清太打开来一看，只见米饭上已经薄薄地生出了一层汗，遂将那白色的给节子吃。

抬头望去，天空染成了橘黄色。清太想起妈妈曾经说过，关东大地震那天早晨，云彩就变成了黄色。

“妈妈到哪儿去啦？”

“在防空壕里呢，消防署后面的防空壕，说是二百五十公斤的炸弹直接砸上去都没事儿，用不着担心的。”

这话简直就像是说给自己听。透过堤坝上的松林，不时可以望见阪神方向的海滨一带摇曳着通红的光焰。

肯定已经烧到石屋川二本松附近了，再休息一会儿就走。然而转念又想到：自己可是从那熊熊烈焰之中奔逃出来的。

“你没啥事儿吧，节子？”

“木屐只有一只啦。”

“哥哥再给你买比这更好的。”

“我也有钱呢。”

节子将钱包拿了出来：“帮我把它打开。”打开结实的铜卡口一看，里面有三五枚一分钱或五分钱的硬币，此外还有小鹿形状的小沙包、红黄蓝三色的玻璃弹珠。一年前节子吞下了一颗玻璃弹珠，当天起他们就在院子里摊开报纸，让她拉屎。到了第二天傍晚，顺顺当当地拉了出来。现在这颗跟那颗一模一样。

“咱们家烧掉了吗？”



“好像是。”

“那可怎么办呢？”

“爸爸会给我们报仇的。”

回答得驴头不对马嘴，因为清太也不知道今后该如何是好，还好那轰鸣声总算是远去了。

不一会儿，下了几分钟夏季骤雨似的阵雨。望着那黑色的污迹，清太心想，啊……这就是轰炸之后下的雨？恐怖感终于减弱，他站起身来眺望海面。海面上转瞬之间便已是一片黝黑，无数的浮游物忽而浮起忽而沉下，而山峦依然还是原来的模样。一王山的左边似乎发生了山火，飘荡着悠然的紫烟。

“来呀，背背。”清太让节子坐在堤坝上，将后背转向妹妹，她便趴了上来。奔逃时丝毫不曾感觉沉重，此刻却感觉沉甸甸的。清太抓住草根，攀上堤坝。

爬到上面一瞧，只见御影第一及第二国民学校、御影公会堂仿佛自己长脚走到了这边，看上去很近。酒窖、士兵们居住的板屋，甚至消防署和松林，全都荡然无存。阪神电车的土堤简直近在眼前。国道上三辆电车追尾一处，火灾的痕迹一路顺坡而上，望去似乎径直延伸到了六甲山顶，那尽头处笼罩在烟雾之中，尚有十五六处还在滚滚地冒着浓烟。轰隆一声，不知是哑弹着火了还是定时炸弹爆炸，一时声响大作，一阵旋风将铺在屋顶上的白铁皮板卷上了天空。

清太感觉节子猛一下紧抱住自己的后背，于是对她说道：“这弄得可真叫一干二净呀。瞧瞧，那儿就是公会堂，你还跟哥哥去吃杂烩粥呢。”可背上毫无反应。“等一下噢。”清太说道，重新



裹好绑腿，顺着堤坝顶往前走。

右手边有三家的房屋逃过了火灾，阪神电车石屋川车站却烧得只剩下个屋顶的骨架，再往前的神社更是成了一片灰烬，只留下一个石头净手钵。

渐渐地，人增多了，全都携老带幼，瘫坐在街沿上，一张嘴巴却忙个不停。大家把烧水铁壶挂在树上，用烟煤烧开水、烤山芋干。

二本松在通往山区方向的国道右侧，清太赶到那里，却不见妈妈的身影。见大伙都望着河床，清太也看了一眼，只见干涸的砂石上横陈着五具窒息死亡的尸体，有的脸朝下俯伏着，有的则仰面朝天成个“大”字。清太萌生了去确认妈妈是否在里边的念头。

妈妈自打生了节子之后，便患上了心脏病，半夜里发作时，就让清太拿冷水来敷心口，痛苦时便支起上半身，摆上几只坐垫，将身体靠在上面。就是隔着睡衣，也可以看见她的左乳房随着心脏的鼓动在哆哆嗦嗦地抖个不停。药全是中药，早晚喝红色的粉末。手腕瘦得用手掌能攥上两圈。由于妈妈跑不动，所以清太事先把她送进了防空壕，可是壕口一旦被火焰包围，那么那里就将是妈妈的葬身之地了。此事尽管已经心知肚明，可仅仅因为通往防空壕的近路被烈焰阻断，自己就不顾妈妈的安危，一溜烟逃开了。清太自责不已。然而就算是跑到了妈妈那儿，又将会如何呢？“你带着节子逃命去吧，妈妈一个人没关系的。你们俩可一定要活下去啊，不然对不起你爸爸。明白了吗？”妈妈曾经开玩笑似的这样说过。



国道上，两辆海军的卡车向西驰去。警防团的汉子骑着自行车，手拿喇叭筒，在吼叫着什么。

“两颗家伙直接攒了下来，俺想拿草席盖上去，可那油脂全都泼洒出来了。”

一个与清太年龄相仿的少年在跟友人聊天。

“上西、上中、一里冢的各位乡亲们，请大家到御影国民学校去集合！”

清太听见喊到了自己居住的街道名字时，猛然想起：对呀，没准儿妈妈在学校里避难呢！他走下堤坝。炸弹呼啸声又响起来，瓦砾堆里火势尚未平息，若非街面相当宽阔，那热气会烤得人不敢从旁边走。

“就在这里再等一会儿。”他对节子说道。

而节子仿佛是在等待哥哥发话似的：“哥哥，我要撒尿。”

清太将节子放下，抱起她，让她两腿冲着草丛，小便喷涌而出。清太用手巾帮她擦了擦，说：“头巾可以不用再戴啦。”抬头一看，节子满脸都是烟灰。“这一头是干净的噢。”他用手巾的另一端蘸了点水壶里的水帮节子把脸擦干净。

“眼睛好痛。”节子的眼睛被烟熏得红红的，充血了。

“到了学校就给你洗。”

“妈妈咋样啦？”

“在学校里呢。”

“那我们去学校！”

“现在还太烫，走不过去。”

节子哭闹着要到学校去，那声音既不是撒娇，也不是因为疼